

第一章

除夕夜，宮內大肆慶賀，仿唐制的宮城倚山而立，金雀宮位於宮城正中央，以此為午線，紅底白漆的圍牆劃開前廷後宮，而中央的金雀殿為正殿，為皇帝每日早朝之所，兩側為三省六部九寺辦公所在，而南方主殿為永雀殿，是為重大慶典辦理之所，更有不少偏殿為其他用途。

如今，永雀殿直至南方正門鑼鼓喧天著，後宮粉黛也不遑多讓。

除了一后四妃陪著皇上在永雀殿上，其餘嬪妃也在後宮山園裡弄點趣味玩樂。

然，她卻不在那團熱鬧之中。

「這到底是哪裡？」低軟的嗓音恍若在喃喃自語，又夾帶著某種自我厭惡。

聲音的主人，長髮挽成斜髻，髻上綴著閃亮金步搖，身著蜜桃色袒胸大襦衫，及胸曳地羅裙，外搭金邊羔裘，柔美頸項上頭還圍了條狐毛帽子，腳下的繡金履鞋踩得紮實後，才肯再踏出第二步。

她有張巴掌大的小臉，五官精緻出色，粉顏秀麗無儔。此時，細彎的柳眉卻微微攢起，朝前看了下，再往後看了眼，向左向右又看了次後，終於認命地承認——

「又迷路了啦！」討厭，這皇宮沒事蓋得這麼大做什麼？

棋盤式的後宮，以一后四妃的寢宮為主軸，傲立坐落在如畫山林之間，其餘嬪妃寢殿則以此朝東西兩側對立而落，僅以圍牆拱門，甚至是曲橋樓台相隔，以各式飛禽為殿徽，更顯示其宮主的身分地位。

好比，母儀天下的皇后寢宮，自然是以金雀皇朝的雀為主徽，綴以皇朝的朱紅色調，謂為朱雀宮。而其四周圍山林自然園景皆具，興建各式樓台池湖，太監宮女所在的御茶房等等皆設在宮牆內牆邊上。

既稱金雀皇朝，可想而知皇朝裡，只要名字中出現與禽類有關，甚至是佳字旁的字，就代表著對方非權即貴，肯定是王公貴族一群。

除此之外，在宮中，飛禽類是被視為保育動物，備受呵護珍愛，後宮西側的珍禽園是牠們的天地，但其他獸類可就沒這麼好運，被關在後宮東側圍牆外的圈子裡，偶爾放出來打獵，造成圈子不小，獸類卻不多的狀況。

當然，這些都不是重點，重點是——

夠用就好嘛，搞出一堆宮一堆殿一堆院，又每個都長得很像，雖然鸚兒跟她說，每座宮殿上頭都鏤有不同的殿徽，但她怎麼看都覺得那些殿徽長得很像，教她每踏出良鳩殿就找不到回家的路，真是氣死她了！

要是往常，那就算了，可偏偏細雪如絲如片灑落，要是不趕緊找到回良鳩殿的路，她就準備凍死在皇宮裡了。

不！她怎能死在這種地方。

今天是除夕夜，皇宮上下皆在大肆慶祝，笙歌不斷，總會找到幾個可以問路的宮女。

握緊粉拳，她如此鼓勵自己，前後左右再看一次，這一次她決定往右走，說不定運氣好，就這麼一路走回良鳩殿了。

她的運氣還不算太差，轉個彎，走沒幾步，便瞧見一列宮女走來——陣陣波濤

洶湧，震得她頭都快要暈了。

宮女列隊而來，身穿大紅寬袖袒胸大襦衫裙，大方地露出底下的黃金色抹胸馬甲，眼看那極具生命力的酥胸就快要被金色馬甲給擠出去，她忍不住把視線往下，落在自己風平浪靜的胸前，然後用力把羔裘拉得更緊，無言地抬眼看向銀冷細雪紛飛。

她們，不冷嗎？

暗暗發顫，瞧一列宮女如訓練有素的軍隊快步要閃過她身旁，她趕忙出口。「請問，良鳩殿要往哪——」

哇，有沒有搞錯？走得跟飛的沒兩樣，她的話還沒問完，她們就從她眼前飛過去了，想追……沒勁。

「走那麼快幹麼呀？」她嘆氣，搥著已經走得有點痠麻發凍的雙腳，兩泡清淚很無奈地含在水凝眸底。「有那麼急嗎？不就是問句話罷了，好歹我也是個才人，別當做沒看到我嘛……」

她人微勢薄，小小才人在宮女眼中，跟個隱形人沒兩樣，也方便她在宮裡自由行走，所以通常她也不敢太麻煩那些宮女的，但今天她既會出口，就是有難嘛，幫一下會怎樣？

再怎麼說，她也是皇上欽點的冉才人啊！

小氣。用力抿了抿粉嫩菱唇，無奈地再嘆口氣，她決定自己找出路。

天無絕人之路，就不信她找不到！

繼續往前，穿過了一片雪白的珊瑚藤架，前頭不遠處是座玉白曲橋，而曲橋底下是渾然天成的深池，她又想哭了。

有沒有創意啊？每個宮殿都長得差不多，難怪她老是在迷路！

一屁股坐在欄杆邊，瞧著底下倒映金光璀璨的河面，突地聽見腳步聲，她立即抬眼朝聲音來源處探去——

「……大哥？大哥！」

壓根不管雙腳已經走得很痠，也不管雪地很滑，她抓起累贅長裙，三步併作兩步地朝曲橋前方奔去，一把抓住一身玄衣繡金邊的男子，抓著，就不放了。

「大哥！原來你也來了，原來你也來了！」噢噢，老天果然對她很好，若要給她人生歷練，也沒有狠心地獨放她一人自生自滅。「既然你也來了，為什麼不來找我？」

嗚嗚，都不知道她一個人身在這爭權奪利的後宮，過得有多痛苦。

「放手。」男子嗓音清朗，卻像是裹著冰似的。

她眨了眨眼，喜極的淚還噙在眼眶裡，視線有些模糊，但她還是把眼前的男人看得相當仔細，確確實實是她那個帥到一個不行，每次都要她擋駕擋很久，才能免於被女人淹死的大哥呀！

「大哥，你失去記憶了嗎？」她用詞很謹慎，水眸眨也不眨地直瞅著他，發現那雙鳳眼好冰冷，好像真的不認識她。

「放手。」話語簡潔有力，黑眸冰涼似雪。

「大哥，我是凰此，你真的不記得我了嗎？」冉凰此急了，漂亮的唇忍不住扁了起來。

「我……」

「則影。」

沉如魅的嗓音在則影身後響起，則影微使巧勁，將冉凰此推開一些，回身將裝著解酒茶的青玉瓷壺遞到主子面前。

冉凰此看向那人，只見他穿著金邊赭紅文綾大禮服，外頭搭了件及腿肚的皮質披風，顯得高大威猛，長髮以金玉流蘇冠束起，露出他飽滿的額，立體眉骨上是濃飛入鬢的眉，眼摺極深，長睫極濃的黑眸，恍若是畫龍點睛般地成為整張臉最受注目之處。

那眸底幽光點點，似邪若魅，像是會攝人魂魄似的，微斂的長睫在深邃黑眸底下形成一片柔魅又邪氣的陰影，渾身上下噙著危險而尊貴的野性，直覺告訴她，這個男人很危險，只是……

「我們是不是在哪裡見過面？」

男子微挑起濃眉，拿起解酒茶，以嘴就壺口，喝得瀟灑，滿足而愜意，再緩緩側眼看向她。「妳說呢？」他的唇微掀，似笑非笑，嗓音沉柔而好聽。

「欸？」冉凰此偏著螭首看向他。「你真的認識我嗎？見過我嗎？知道我是誰嗎？」她不由得三連問。

這反應，這舉止……嗯，好難猜。

下意識地尋求大哥的幫助，卻發現大哥好無情，已經走到男子身後，看也不看她一眼。

難道說，他不是大哥，只是一個跟大哥長得很像的人？

嗯，那人叫他則影，他確實不是大哥沒錯。

換言之，眼前的男人，也只是一個她曾經見過，但印象不深的人？

唉，還以為混進金雀皇朝皇宮的，不只她一個人說……

正嘆氣著，卻突地聽見男人低啞的逸笑，那嗓音醇厚微沉，在冰冷雪夜裡，添了幾許暖意。

冉凰此不解地看著他，不懂他在笑什麼，沒有惡意亦沒有嘲諷，雖然揚笑的他看來更添幾分邪氣，不過感覺上人還不壞就是了。

只是則影的表情，怎會跟見鬼沒兩樣？

正不解中，聽見幾許凌亂又緊急煞車的腳步聲，她抬眼朝曲橋前端那掛人看去。

哇，全都是官服，全都是官耶……很好，她知道她離良鳩殿真的很遠了。

雖說她方向感奇差無比，但前頭那兒肯定是所有官員聚集慶祝的集廣殿。

都怪今兒個除夕夜，守門的太監都跑去偷懶了，才會害她不小心晃出後宮。

那麼，現在要怎麼回去咧？

「呃，這位大哥，不好意思，請問良鳩殿怎麼走？」硬著頭皮她問了。

夜已深，雪很大，她很冷，只想要舒舒服服睡一場，加上那票官好像要朝這兒走來，她還是乖乖退下較妥。

男子似笑非笑地瞅著她，像是沒意願要回答。

冉鳳此皺起眉，條地聞見陣陣濃重酒味迎面而來，不由得更加小心翼翼地道：「你是不是喝太多了，所以聽不懂我在問什麼？」雖然他看起來沒什麼醉態，但是酒味真的很濃，八成已經醉到聽不懂她在說什麼了。

既然如此——「不好意思，我不打擾了。」欠了欠身，她自顧自地說，沒瞧見則影驚恐地瞪圓眼。

而男子唇角笑意未褪，看向她，笑意更濃了，就連向來冷峻的黑眸都笑漾出暖意。

「妳，往後走，向右轉，直走到底。」

聞言，則影意外地挑起眉。

冉鳳此聽見他的指點，感動地再三欠身行禮。「多謝這位大哥，改天請你吃東西。」話落，臨走前再看了那位和她大哥長得很像的則影一眼，才快快離去。

男子黑眸眨也不眨地看著她離去的身影，瞧她確實的右轉，不禁放聲大笑。

「……王爺，從那方向走，會走到內務院的。」則影輕聲說。

內務院裡只有負責宮內所有事務的大小太監，為了方便照料皇上，所以設在金雀宮北側，如今除夕夜八成無人看守，將她提點到那兒，到時候她找不到路，就連半個問路的人也找不到了。

「本王知道。」倚著欄杆，他笑得放肆囂狂，覺得遇見她，比殿上乏味的雜耍有趣多了。

有趣的丫頭，居然敢不認得他。

「王爺，那些人全都僵在那兒了。」則影看向曲橋彼端不敢再往前的高官。

其實，他也可以體會他們的感受。

在朝翻雲覆雨的攝政王，邪詭善變的攝政王，在集廣殿臉臭了一整晚，卻因為一個後宮才人而難得的放聲大笑，也難怪他們會嚇到。

「哼。」李鳳雛倨傲地橫睨一眼，褪盡笑意的無儔俊顏冷邪而殘酷。「叫他們滾遠一點，別擾了本王的雅興。」

「是。」則影領命而去。

李鳳雛閉眼享受著雪夜沁涼的寒意，聽著雪花落地的窸窣聲，想起那女人很認真地蹙眉看著他，眸底不驚不懼，不解又疑惑地問：你真的認識我嗎？見過我嗎？知道我是誰嗎？

他笑了，心情很好，因為他知道，未來會有一小段日子不會太無趣。

他還記得她，她倒是把他給忘了……

金雀皇朝的所有典章服裝禮儀幾乎徹底唐化，唯一不同的是，就是每年皆有兩次選秀女。

秀女自然都是來自於王公貴族家的閨女，要應付一年兩次，一回十名的秀女名額，一點都不難，但每回選秀，各家閨女莫不哭天喊地，嚷嚷著寧死也不肯入宮。原因嘛，不難猜，不就是因為當今皇上非常好色，非常荒淫無道，非常非常地沉迷於房中術，以至於體虛身弱，但仍堅持採取採陰補陽的作法，說是昏君，實在

是客氣了，所有閨女們實在不願入宮陪伴此等沉迷女色的老色鬼。

但是再不願意，還是得進宮的。

「攝政王，秀女還未進宮嗎？」永雀殿偏殿上，皇帝李雅斜倚在龍椅上，縱慾過度的臉龐浮腫泛青，卻仍舊貪求著秀女報到。

坐在龍椅下首矮几上的李鳳雛，微掀妖異琉璃的眸，低聲安撫，「啟稟皇上，就快到了。」

「攝政王，你說，那杜尚書的女兒可會在秀女之列？」

李鳳雛唇角微勾。「放心，只要是皇上想要的女人，臣必定會竭盡所能地替皇上辦妥。」

「朕就知道攝政王是朕最能依靠的人！」李雅龍心大悅地笑著，突地連續重咳了起來，一旁伺候的太監尚未有所反應，李鳳雛已快一步遞上茶盅。

「皇上，請珍重龍體。」他親自掀盅蓋，親手餵李雅。「這味茶是臣特地要御醫調配，可養心補氣，更可潤腎滋肺，讓皇上更展雄風，皇上可得要多嚐嚐。」

「是嗎？」李雅索性自個兒端過茶盅一口飲盡，不忘誇他。「攝政王，你可真是朕的愛將，朕的忠臣哪。」

這席話出口，底下幾名文武官皆面面相覷，苦笑連連。

昏君，真的是昏君，搞不清楚誰才是真正對他好的人。這話，大夥只敢爛在肚子裡，卻沒人敢在皇上面前參攝政王一本。

十八歲以狀元身分入宮的李鳳雛，本名鳳雛，以前宰相為後盾，在朝中平步青雲，再加上文武雙全，征戰沙場多年，平定蠻夷小族有功，又懂得投其所好，甚得皇上歡心，於是位階一路往上狂飆，飆到最後，待眾人回神時，才發現他竟被皇上破格封為攝政王，甚至自賜國姓。

說，這樣還不算是昏君嗎？

是！這肯定是昏君，從小就被保護得周密，導致李雅事事依賴身旁的太監和寵臣，最扯的是，他的年紀比李鳳雛還大上數歲，竟還立他為攝政王，把所有朝務軍令甚至是皇朝玉璽都交給他，只差沒把皇位讓給他而已！

也莫怪李鳳雛能在朝中翻雲覆雨，鏟除異己，自擬詔書，自傳聖旨，雖名為攝政王，但他已經等於是皇朝天子了。

「啟稟皇上，秀女已到。」傳令的太監跪伏在偏殿殿口。

「宣。」李雅迫不及待。

於是乎，秀女娉婷入殿，個個身著馬甲和袒胸大襦衫，其春光之威武雄壯，幾乎讓李雅快要坐不住，急忙起身卻因體虛地暈了下，李鳳雛見狀，趕緊將他攙住。

「皇上，請容臣攙著。」

「攙得好、攙得好！」李雅迭聲誇獎，示意他快快攙他走下殿階，他要親自挑選秀女，要親自瞧瞧他早已相中的美人是否就在行列中。

秀女共十人，排成兩列，李鳳雛攙著李雅一個個挑。

他戲謔微哼著，由著李雅在偏殿上對秀女上下其手，冷沉的黑眸淡淡掃過十名秀女，卻驀地發現排在最末位的女人，自始至終都垂著臉，身子骨又偏瘦，穿著馬

甲竟還托不起秀色，教他不由得微挑起濃眉。

皇朝裡，男俊女嬌，男子高大昂藏，女子多為柔嫩圓潤，這女子排在末位，纖瘦身形顯得有些突兀。

李鳳雛攙著李雅緩步挑著，來到那女子面前，果如他所料，李雅對這乾扁女子沒半點興趣，很自動地跳過她，照顧著隔壁的秀女，而他則是移到她面前，低聲命令她。

「抬眼。」

女子顫了下。「……我不敢。」

我？李鳳雛微眯起黑眸。這女人是打哪來的，為什麼半點宮中禮儀都不懂，竟自稱我？難不成是他族奸細或殺手？

這念頭甫出，他隨即好笑地自動刪除。

就憑她？

「抬眼。」他再道。

女子猶豫了下，很快速地抬眼，又很快速地垂下眼。

他濃眉微揚，對她更生了幾分好奇。

皇朝女子，多為身子豐滿，臉蛋俏豔，而她夾雜在這些人其中，反倒是突顯了脫俗出塵的清靈秀態，雖談不上美若天仙，卻像是不見其姿，先聞其香，淡淡地傲立一隅，獨綻美麗。

「好，朕就封妳為——」

李雅的嗓音傳來，拉回他瞬間閃神的心智，不禁掀唇冷笑，回眼探去。「皇上，除杜尚書的閨女以外，全都封為才人吧。」

「可是，朕……」他看中的有三個耶！若不封個高階點的，常帶在身邊，他會馬上忘了，不能怪他，實在是汰換率太高。

「皇上，就封杜尚書的閨女為杜昭儀吧。」李鳳雛湊近他耳邊，「不過是個名號，終究全都是皇上的妾，是不？」

李雅忖了下，再展笑意。「攝政王說的是，就依攝政王所說的，傳令下去。」

李鳳雛滿意地點點頭，黑眸輕掃過兩旁的文武百官，那眸底的冷詭笑意，就像在告知他們，他的翻雲覆雨是皇上特准的，他說的話就是聖旨，他做的事就是聖意，誰敢拂逆？

最後，目光落在那依舊垂著臉的女子身上。

罷了，管她到底是誰，奸細也好，殺手也罷，能替他除去李雅，有何不可？

那時，他是這麼想的，如今卻證實，她真的不過是個迷糊的小小才人罷了。

李鳳雛冷哼，迎著拂面的冷風沖散酒氣，半絲笑意不存的俊顏森寒冷冽，黑眸直瞅著宮城東牆內的一片焦土。

焦土沿著牆邊延伸千尺遠，四周寸草不生，林木焦枯。

他赭紅色的綾袍在風中飄揚，斂眼放任心神沉入回憶，驀地聽聞一陣腳步聲，抬眼，就瞧見約莫一個時辰前遇見的小小才人竟又晃到這兒來了。

他不禁悶笑，瞧她拉緊身上的被子，像個小老太婆地走來，那毫無城府的神色，有如是這汙濁後宮中的一道清泉，一束瑤光。

冉鳳此猶豫了下，不知道要不要上前攀問，只因剛才他的神情好哀傷、好陰鬱，負手昂立在風中，渾身散發著天地之間只剩他一人般的孤獨，那模樣跟先前看到他的感覺，差很多耶。

她如是想，隨即勾起笑，大步向前。「大哥、這位大哥，請問一下，良鳩殿是往這兒嗎？」

她從後宮中央來到了西邊，邊走邊搖頭晃腦，可憐的是還找不到半個人問，如今好不容易遇到他，怎能不問？

李鳳雛定定地看著她，唇角微勾。「往北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！」她驀地擊掌，粉顏滿是笑，欠了欠身。「謝謝這位大哥。」

「不客氣。」

她原本要走，然走了兩步，實在是忍不住又蹙回。「這位大哥，我是不知道你到底發生什麼事，但是呢，酒喝太多不太好，而且借酒澆愁也沒用，所以凡事看開一點，自己也能好過一點。」這是她的經驗談，與他分享。

話落，又欠了欠身，繼續繞著宮牆往北走，一邊走還一邊想。怪了，她現在應該是在後宮範圍裡吧，為什麼在這裡也能遇到他？

雪愈落愈大，她甩了甩頭。不管了，先回到良鳩殿再說吧。

李鳳雛緩緩地挑起濃眉，玩味地勾笑。

他借酒澆愁？她是哪隻眼睛瞧見他借酒澆愁？都自顧不暇了，還能把心思擱到他身上？

瞅著她漸行漸遠的身影，他非常肯定她絕不是殺手，只因他從未見過方向感奇差無比的殺手。

就他所知，良鳩殿是在後宮東側，若她繞著宮牆走一圈，依她的腳程，約莫……四個時辰後，應該就可以回到良鳩殿了。

祝她幸運。

大年初一，金雀皇朝張燈結綵慶元旦，極盡奢靡，紙醉金迷，整個皇宮沉浸在無法停歇的歡欣鼓舞中，以彰顯皇朝的富強康樂。

而冉鳳此照慣例，過了晌午，縮著脖子在外頭走動。

在大年初一，她又遇到昨晚那個人。

才走出良鳩殿不久，遠遠的便瞧見他，雖然身形大半被樹影給擋到，但他昂立的姿態實在是太尊貴傲慢，是個非常明顯的標的。

「喂，那位大哥、那位大哥——」她邊喊邊小跑步過去。

唉唉，昨晚真是太糟糕了，急著要走，忘了問他是誰，這樣大哥、大哥地叫，不知道會不會讓他覺得她很沒規矩？

她笑睇著他，瞥見他轉過臉來，淡漠的神情瞬間漾起些許暖光，恍若是一束強烈的光芒從雲雨層中破出，教她整個人都暖了。

這人真好，昨天好心地告訴她兩次路怎麼走。

雖然最後她還是沒找到良鳩殿，但她知道這絕對不是他的錯，因為她是個天生的路癡，若不是帶她走上一趟，她是絕對走不到目的地的，於是，昨晚她在宮內走到天快亮，才讓鸚兒的兒子把她給找回去。

「冉才人。」李鳳雛好看的唇勾得很邪，笑得柔魅。

這個不知人間險惡的傻丫頭，怎會晃到這兒來了？也好，他也挺想再逗逗她，讓自個兒保持一整天的好心情。

「欸？」冉鳳此條地停下腳步。

她昨晚有告訴他，她是誰嗎？正忖著，瞥見原半隱身在樹影下的他大步走來，大手朝她腕間扣下。

「來。」字輕，話沉，不容置喙的命令。

「嘎？」去哪？

被硬拖過去的她不由得瞪大眼。

眼前是一個大獸圈，裡頭什麼山中猛獸皆有，但猛獸有什麼了不起的？可怕的是，圈子裡頭有人！

等等，更糟的是，圈子不是在後宮外頭嗎？她怎麼又跑出後宮了？

嗚嗚，該不會是今日元旦大典，皇上接見各國使者，把守後宮圍牆的太監又調走了？

不管，眼前狀況很危急，先救人要緊！

「這位大哥，有人掉進去了，趕緊把他救出來吧！」她習慣性地輕拍身邊男子的臂。

李鳳雛斜睨她，像是聽見什麼天大的笑話。

「這位大哥？」她不解。

「妳……」一旁有人想出聲，李鳳雛黑眸立即陰狠橫瞪過去，那人馬上閉嘴。

這是他的樂子，要是讓她知道了他是誰，還有什麼好玩的。

冉鳳此沒瞧見這微妙的一幕，只因她把心神全放在圈子裡，裡頭有兩三個太監逃竄得很狼狽，猛獸卻毫不留情地撲咬過去，頓時哀嚎聲四起，她嚇得瞪圓了眼。不會吧！

她抬眼環顧四周，瞧見不少穿著官服的男子，卻沒人出面制止，甚至是趣味盎然地看著這一幕，好像那裡頭的人不是人，而是猛獸的食物，所以就算被咬死，也就當是餵了猛獸們一頓飽而已。

這所有看戲的人中，顯然也包括身旁這個讓她覺得很善良的男人。

冉鳳此緩緩橫移目光，將視線落在他身上，瞥見他饒富興味地看著她，不知道為什麼，突地打了個寒顫，只覺她也變成了準備被撲殺的獵物。

「那個，你忙，我、我就不打擾了。」這些人很殘暴無道，還是別跟他們牽扯上得好。

「不忙，不過是看戲罷了。」想走？由得了她嗎？「陪本王看戲。」他不由分說地更加握緊她的手。

看戲？本王？

難道說，他是某個王爺？早就知道能夠在宮裡出現的，若不是王公大臣也必定是高官達人，但哪來的王爺？

整個金雀皇朝沒有王爺，因為所有皇子都在先帝駕崩之前，因奪取皇位而自相殘殺，唯一碩果僅存的，現在當了皇帝，而唯一擁有王爺頭銜的，則是一一輔佐著當今病弱皇帝的攝政王！

在朝廷上，左手翻雲，右手覆雨的攝政王，聽說性情善變，不可一世，是個殘虐的狠角色，只要敢跟他作對的，隔天立即人間蒸發，無人敢追問其下落。

難怪，她老覺得這個男人給她的感覺很危險，但矛盾的是，卻又覺得他人不壞，因為他昨天好歹也替她指引路了嘛。

「那個……王爺，我還有事要忙呢。」垂下眼眸，她心跳加速，卻不是因為他緊握著她的手，而是她察覺到他的不懷好意。

李鳳雛眯起迸現冷光的黑眸，微微俯近她一些。「鳳此，妳要忙什麼呢？妳到底是誰，混進皇宮是為了什麼？這皇宮裡頭有什麼是妳想要的？」昨天，他可是親耳聽見她這麼跟則影說的。

邪柔嗓音一出口，冉鳳此猛打了個寒顫，一陣寒意由腳底板竄起，竄進腦門。「王爺？」他……發現什麼，知道了什麼嗎？

「冉才人，妳好大的膽子，竟敢頂替禮部侍郎千金冉鶯兒入宮，妳知不知道妳已經犯下欺君之罪？」他低柔細喃的嗓音聽似無害，然每個句末的重音都教她打從心底發毛。「那是要殺頭的。」

冉鳳此低頭不語，無力的閉上眼。

難道說，她注定得什麼都沒找著，注定要死在這裡，注定無緣回家了？

不，他沒摸清她的底細，硬拗也要拗過去！

「王爺，鳳此是我的小名，我向來是習慣別人這樣喚我的。」她唇角微抖地笑著，希冀不被他看出破綻。

這事一旦牽連下來，她出事就算了，就連禮部侍郎一家都會被株連的。

當初，冉鶯兒被選進宮，卻不想入宮，所以由她頂替，這事情禮部侍郎動了不少手腳，再加上她不過是受封個小小才人，所以至今都無人識破。

可恨的是，過了幾個月安穩日子，卻好死不死地被朝內最具勢力的攝政王給看穿，怪就怪她不該在昨晚時，對則影說出自己的名字。

「喔？是這樣嗎？」李鳳雛興味盎然地瞅著她。「也許本王該到禮部侍郎府中走動走動才對。」

可惡！他在威脅她！冉鳳此的纖瘦肩膀垮了下來。

該如何脫身呢？該如何處置才能不波及禮部侍郎？她垂眼忖度，驀地發覺所有官員都距離甚遠，再加上他說話的語調很輕，除非那些官員都有順風耳，否則絕對聽不見他說的話。

這意味著……也許，他根本沒打算把事情鬧大。

她可以這樣相信他嗎？就憑他昨晚好心且無不耐地提點她兩次路，她可以試著相信他，跟他賭，賭他並非真的如外傳那般殘虐無道。

思及此，冉鳳此深吸口氣，穩住內心恐懼，抬眼很無所謂地笑了笑。「欸，被王爺發現了，王爺想怎麼做呢？」先拋個球，等他反應，再決定要殺球還是救球好了。

李鳳雛聞言，濃眉微挑，微勾的唇更彎了，直到他放聲笑出口。「有趣！」

這女人確實有趣，非但有膽識，還相當聰明呢。

以為她會繼續硬拗，沒想到她倒是大方承認了。

他狂囂大笑，笑得激昂澎湃，卻教一旁看戲的官員全都嚇得面白如紙。往常遇見有人與王爺作對時，他總是這樣笑的。

是哪個不識相的傢伙？登時，所有眼光都落在冉鳳此身上，卻無人識得她是誰。冉鳳此目色無懼，學他笑得露出一口編貝，笑得放肆，兩人的笑聲，一個沉若海浪拍岸，一個輕若風拂落葉，不知為何，聽起來竟很是融洽，像首渾然天成的樂曲，讓眾人都傻了眼。

「來，跟本王賭，賭贏了，本王就不治妳這件事，也不過問妳混進皇宮到底是想做什麼。」笑到心情大好，李鳳雛扣緊她的腕，將她扯到跟前，邪魅瞳眸直視著她，輕喃的嗓音只有她聽得見。

他勾彎的唇角教整張玉白俊臉更顯慵邪迷人，冉鳳此心頭顫了下，卻認為這個反應是來自於他口中說的賭，於是她也揚起笑。

「賭什麼？」輸人不輸陣，她冉鳳此也不是被人嚇大的。

笑得黑眸微眯，李鳳雛長指指向圈子裡僅剩的兩個太監。「妳猜，這兩個人，誰會先死？」

冉鳳此看向圈子裡，見兩個人逃得蹣跚又狼狽，她覺得好無力。「……王爺為什麼要這麼做呢？」那是人命耶！就算她不認識他們，但要她怎能面對生命的消失而無動於衷？

「因為他們犯了錯。」很難得的他解釋了。

「什麼錯？」

「藐視律法。」她有問，他必答。

「什麼律法？」

「擅離職守。」他對答如流。

「那也沒必要以這樣收場吧？」若說擅離職守是死罪，那也乾脆的給他們一刀就好，何必把他們丟進圈子裡？

「本王說了算。」李鳳雛哼了聲，銳眸直瞅著她攢起的眉。「如何？要賭哪一個？」

「我賭他們兩個都不會有事。」

「喔？」這麼有自信？

「我賭王爺會救我。」

剛要開口問她何來此說，突見她衝向前，靠近圈子周圍圍起的木柵，他立即明白

她想要躍入圈子裡。

救她？

他掀唇冷哼，輕提她膀子，隨即帶她躍入圈子裡，他再反身躍回圈子外。

「妳以為本王是那般好心的人嗎？」懶懶倚在木柵上，他唇角滿是愜意笑容。冉凰此登時傻眼。

第二章

「冉才人，妳賭輸了。」李鳳雛笑得邪氣。

冉凰此的心涼透了，不是因為和猛獸身處同一個地方，而是自己竟錯估了這男人的性情。

昨晚，他陰鬱憂傷的神情還印在腦海裡，怎麼今兒個竟笑得如此惡劣無情，到底哪一個才是他？

「不准用那種眼神看本王！」他突地低斥。

竟敢用那種自以為慈悲的眼神憐憫他，他李鳳雛是誰？需要她這位階最低的才人來憐憫他？！

「……王爺很無聊吧？」

光看這遠方追著太監跑的老虎，她的雙腿軟到站不住，索性就地蹲下，抬眼瞅著他瞬間愀變的臉。

說到底，根本就是個性格扭曲的人嘛，在老虎發現她前再跟他賭一把好了，就賭他最後一絲人性，賭輸了，大不了一死，反正不賭的下場也一樣。

「妳說本王無聊？」他沉聲問，雙目半眯。

「不，王爺是喜怒無常的人，面對所有大臣的唯唯諾諾，肯定覺得乏透了，但我就不一樣，我可以不給王爺面子，留著我，王爺才不至於覺得日子乏味。」她說得鏗鏘有力，但事實上不過是虛張聲勢，純粹在賭，賭他一定會救她。

只是，這樣的說法，會不會教他以為她是在挑釁啊？

「妳在跟本王談條件？」他哼笑。

「王、王爺認為是，那就是吧。」

該死，老虎發現她了！猛獸的聲音愈來愈近，嚇得她不只軟腿，還爆冷汗。

「妳確實有趣，只是……」笑得浪蕩的他眸色驀地冷銳，倏地躍入圈子裡，就在一隻老虎瘋狂撲上她的瞬間，單手朝老虎的頸部扣住，在老虎還來不及有下一步動作時，氣管就被他有力的指貫穿，隨即將牠往旁一扔。

圈子外響起陣陣抽氣聲，而冉凰此則是被眼前的這幕給嚇得完全說不出話，粉顏蒼白得很。

「妳有想過這種下場嗎？」他居高臨下地問，黑眸沉燃著火。

她氣虛得只能搖頭。

「妳知不知道被猛獸給撕開是什麼樣的滋味？」他冷笑。

她再次搖頭，嚇得太虛，沒力氣說話。

「這樣的妳，什麼力量都沒有，憑什麼替他們出頭？」

「……可、可是，有錯也該依法辦理，真罪該萬死，就直接推出去斬首，何必要

猛獸把他們撕開？」她喃著，卻發覺他剛才只問她曉不曉得被猛獸撕開是什麼樣的滋味，卻要犯錯的太監去經歷，好像……他還挺在乎她的？

可能嗎？她是不是有點自作多情？

李鳳雛神色嚴峻地瞅著她，口吻卻異樣漫不經心，語氣輕到像是自問。「這樣善良的妳，要怎麼在後宮存活？」原想試探她是否如他猜測的善良，豈料她非但善良，簡直是近乎愚蠢的天真。

那些太監與她何干，有必要讓她拿命與他賭嗎？這已經不能說善良了，根本是愚蠢！

聽出他寓意深遠的弦外之音，冉鳳此不解的抬眼。

他明明就可以狠著心無視被老虎挑中的她，但危急之時又躍進圈子裡救她，甚至擔心她怎麼在後宮存活……這人到底是善是惡？

他應該是可怕危險的，但為什麼她卻總是私心的認為，他只是性格有點扭曲，不算大惡人呢？

「則影。」李鳳雛忽地喚道。

則影不知打哪出現，躍入圈子裡，眨眼間救下那兩個快被猛獸拆卸入腹的太監，速度之快，讓人幾乎以為是錯覺。

「回去吧。」李鳳雛輕鬆拎著她躍到圈子外頭。

欸？說放就放，神情說變就變，斂去笑容的他充分顯現他唯我獨尊的霸氣，和先前大笑的他大相逕庭，儼然是兩個不同的人。

「怎麼？怕本王洩妳的底？」看她一臉呆愣，他哼了聲。「既然妳賭贏了，本王自然一諾千金，倒是妳，知道怎麼回去嗎？本王今兒個心情好，就指引妳一條明路吧。」

冉鳳此被他變化極快的情緒和語氣給耍得一愣一愣，跟不上他思考的速度。

指向後方，李鳳雛懶聲道：「從這兒直直走，碰到牆左彎，遇見橋右彎，直走就到了。」

聞言，她微微眯起眼。「……王爺，我剛才是從這邊來的。」她緩慢地伸出纖蔥白指，指著反方向。

雖然她方向感奇差無比，是見路忘路的路癡，但是，她離開良鳩殿沒太遠，不過是兩個彎而已，她還記得！

「喔，是嗎？」李鳳雛低低笑開，嗓音溫醇如風。「下次忘了路，再來問本王吧。」才不要咧！

她開始懷疑，昨晚她會一直找不到路，根本就是他在耍她！

明明要生氣的，聽見他快活的笑聲，看著他因笑而明亮的容顏，她卻像著了魔似的跟著微彎唇角。

見鬼，她居然跟著笑！

李鳳雛的目光落在她用力掐自己嫩頰的舉措上，不由得笑得更開懷，他俯近她說：「走，陪本王去賞花。」

「賞花？王爺，下雪了耶！」

「賞雪花。」他霸道地扣住她的手。

雪、花？喂、喂！哪有人這樣的？

被硬拖著走，她還沒反抗，就瞥見李雋從右側小徑走來，不用她呼喚，他已經快步來到面前。

嗚嗚，好雋兒，不枉她把他當弟弟看待。

「見過攝政王。」第一皇子李雋橫擋在李鳳雛面前。

「退下。」他冷冷命令，不復方才的笑顏。

「攝政王，冉才人是我母妃殿裡的宮人，我母妃正等著她呢。」李雋的母妃正是良鳩殿的主子昭儀，因擔憂冉鳳此再次迷路到後宮外頭，所以派他來找人，沒想到還真是走出後宮了。

「本王要個人誰敢搶？」李鳳雛冷哂，隨即又垂眼瞅著一臉迫不及待想逃的女人。「冉才人，別忘了，妳剛才對本王的『利誘』。」

此話一出，冉鳳此只能用力扁起嘴。

惡魔！她隨便出賣自己，他還真的打算簽收喔……

「可是，才人怎能隨便離開後宮。」李雋想要不著痕跡將她拉到身後，豈料卻被李鳳雛快一步扯過。

「她現在不就已經離開後宮了。」他輕哼。

李雋無言以對，冉鳳此更是任由處置的認命表情。

有什麼辦法，誰要她就是笨得走出後宮範圍外。

「攝政王，冉才人不是故意離開後宮，而是看守的太監沒守門所致，而且她隸屬後宮，攝政王硬要帶走，豈不是強人所難？」李雋擔憂地看著冉鳳此把嘴壓得扁扁的。

「想不想看本王更加強人所難？」李鳳雛咧嘴，笑得邪氣，已經不耐煩了。

「等一下！」冉鳳此隨即跳出來。「我跟你走，不要再為難雋兒了。」

「鳳此。」李雋低喚，像是極惱她不懂險惡，若是真跟這男人走了，後果可是不堪設想。

雖說，未曾聽聞李鳳雛貪女色，但他殘忍的殺人手段、善變難測的性子，若是一個動作惹得他不悅，他就得要趕來收屍了！

「放心，王爺不會傷害我的。」這一點把握她是有的。「雋兒，你回去跟鸚兒說，不用擔心我，我會沒事的。」

禍是自己闖的，當然要自己負責。

「怎麼，說得像是生離死別，本王說要殺人了嗎？」李鳳雛冷哼。

「雋兒，你聽見了，王爺說他不殺人的，所以你先回去吧。」她拍拍李雋的肩，給了個滿檔笑意。

不想再看兩人離情依依的蠢模樣，她的話一落，李鳳雛直接將她拖了就走。

才人很忙的。

真的。

尤其是在新年佳節的這段時間內。

基於後宮規定，後宮佳麗中，位階最低的采女和才人共七十二名，沒有屬於自己的院落，得要讓婕妤以上的嬪妃挑選，依著主子過活，位階只比宮女高上一點點。而她，冉才人，蒙良鳩殿主子鸞昭儀點中，在良鳩殿住下，備受疼愛，兩人情如姊妹。

然而，才人的生活有這麼簡單嗎？不不不，除了打點鸞昭儀的生活，還得要八面玲瓏地安撫後宮所有佳麗，上至皇后，下至與她平階的才人，關係都必須打點得妥妥切切，否則往後的日子會很難過。

欸，想到這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冉鳳此腦袋裡就會響起那男人漫不經心說過的那句——這樣善良的妳，要怎麼在後宮存活？

怎麼存活？有那麼困難嗎？她覺得倒還好。

工作從她張開眼開始計算。灑掃？不，那是小宮女的工作。傳送三餐？那是御膳房的工作。打點門面？那也不是她的工作。

那麼她要做什麼？

才人是很忙的，容她再說一次，她的職責在於巧妙安撫所有的後宮佳麗。

「娘娘，想好問題之後，抽三張牌吧。」恭敬地把牌推成扇面，她等著皇后點選。

「就這三張吧。」皇后隨意點著。

冉鳳此動作飛快，將蓋住的牌貼放在錦氈上頭；這牌呢，可是她跟鸞昭儀討來上等箋紙，裁成巴掌大，畫上圖案，專供占卜用的。

倒也不是真的可以論古問今，純粹只是打發時間，只是今天的皇后娘娘手氣好像不太好。

「娘娘，妳想問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？」她翻開第一張，好看的眉微擰起。

「皇上的身子。」

冉鳳此慘兮兮地低呼。糟，怎會抽到「惡魔」呢？

「如何？」

「呃……沒問題的，皇上的身子再過一段時日便會有所起色。」她瞎掰著。

占卜，是後宮美人們特別偏愛她的主因之一。但她真的如此善於占卜？其實也不是，該說是依猜測、謊言再加上牌面訊息組合而成的。

皇后抽中這張「惡魔」牌，就代表著皇上極有可能沉溺於感官刺激之中，嚴重損耗元氣，身子想要好？有困難。

「是嗎？」皇后笑開。

「是啊。」她心虛乾笑。「娘娘第二張牌問的是什麼？」快快翻開第二張，她嘴更扁。

厚，怎麼會是「死神」？這是什麼狀況？！

「我和皇上的感情……」說時，還嬌羞地垂下眼。

這這這……要她怎麼掰？「沒問題的，娘娘肯定可以和皇上白頭偕老。」可惡，

皇后娘娘今日的牌運怎麼這麼差？害她拚得好辛苦。

「真的？」臉泛著紅暈。

「看第三張吧。」快轉移話題。然而，翻開，她隨即愣住。

「第三個問題，我問的是後宮的平和。」

「塔」……為什麼抽中了有毀滅之意的「塔」？

「冉才人，本宮好早以前就想問妳，妳畫的這些圖到底是什麼？怎麼全都是石頭和山呢？」

哪有？她畫的明明是太陽星星月亮，還有很多美人，哪來的石頭和山？

冉鳳此很無力，正當不知該從何拚起時，便聽聞皇后又問：「冉才人，妳說，本宮是不是老了？」

冉鳳此抬眼，用她最真摯的眼光看向細皮嫩肉又光滑如蛋面的玉瓷容顏。「皇后娘娘，您在說笑吧？您要是敢說老，咱們都別混了。」

這絕非是狗腿，而是真心認為。

依她目測，皇后的年歲絕對未過三十，加上保養得宜，妝點得雍容華貴，哪裡有半絲老態？

更何況，能夠被選入宮的，每個都有沉魚落雁之姿，而且個個波濤洶湧……她又覺得自己有些自慚形穢了，遮起來遮起來，別露出來丟人現眼。

「妳說的可是真的？」皇后娘娘聞言，果真是鳳心大悅。

「冉才人起誓，若此言有假，願遭天打雷劈。」冉鳳此很認真地舉手發誓。

「妳這個甜丫頭。」一句願遭天打雷劈，哄得皇后心花怒放，朝身旁的貼身命婦使了個眼色，一條綴著金鎖片的綾繡帕子便落在冉鳳此手中。

「謝皇后娘娘。」

「去吧，賢妃的丫頭正等著妳呢，妳這個大紅人。」看向殿外那抹鬼祟的身影，皇后微惱，但為了顯現她皇后的泱泱氣度，也只能放冉鳳此先走。

「謝皇后娘娘。」伏身叩謝過，冉鳳此收拾好她在後宮賴以為生的牌後，便離開皇后所在的朱雀宮，趕赴賢妃的綠雀宮。

就這樣，去過一后四妃九嬪三十六婕妤七十二才人的宮殿之後，她一天的工作才告一段落。

說穿了，後宮是個寂寞的國度，看似神氣榮耀，實則孤寂空洞，后妃們想要的，不過是找個體己人，說些體己話罷了。

而她，不需玲瓏八面，不需迂迴曲折，只要說出真心話，就能拿到一堆打賞。

不是她要說，她在後宮真的是吃得很開，所以怎麼會有所謂難以存活的問題？攝政王真的是想太多了。

只是，他為什麼要替她想這麼多？

「冉才人，妳杵在這兒做什麼？」

身後響起貴妃的詢問，忙了一天才回到良鳩殿的冉鳳此回頭欠身的瞬間，也習慣性的揚起笑臉。「冉才人見過貴妃娘娘。」

「妳傻在這兒做什麼？」貴妃清豔的眸直瞅著她。

「沒什麼，只是餓了。」她呵呵乾笑。「貴妃娘娘有事要找鸞昭儀嗎？」

「不，本宮是來找妳的。」貴妃走往殿內。

良鳩殿分為前後殿，中間以園景曲橋相隔，沿著圍牆廣植林樹，綠蔭蔽天。

「找我？」冉鳳此跟在後頭，跟隨侍的宮女和其他才人采女並列。

「聽說，前些日子攝政王找了妳麻煩？」她狀似漫不經心地問。

「呃……倒也不是麻煩，應該是說有點誤會。」唉，後宮真是小，一點風吹草動都瞞不了人。

不過，那也是初一的事，今天都十五了，這期間，她根本沒再見過攝政王。也對啦，畢竟她都乖乖待在後宮範圍內，怎可能遇見他？他再了不起，也不可能踏到後宮裡來吧。

但是，她必須強調，絕非是故意逃避，只是她太忙了。

「冉才人，妳回來了。」李雋從主殿前的廊道走來，瞧見貴妃，沉聲問安，出乎十四歲年紀的世故。「御膳房送晚膳來了，母妃正等著妳一道用膳呢。」

「這樣啊，那貴妃可要一道用膳？」冉鳳此笑問著貴妃。

「不了，本宮只是想，若他日攝政王又找妳麻煩，妳就告訴攝政王，要他有事儘管來找本宮，別淨找妳麻煩。」

「多謝貴妃娘娘。」真的是世間處處有溫情。「不過，攝政王不是找我麻煩，他其實——」

「冉才人，本宮曾在金雀宮服侍皇上時，與他錯身見過幾回，目睹他談笑殺人……他是個惡鬼，妳別不信邪。」貴妃冷冷打斷她的解釋。

冉鳳此垂眼不語。是啊，在圈子裡時，她也真的覺得他很可怕，但是……

「冉才人，看來妳在後宮如魚得水，過得挺不錯的嘛。」那恍如鬼魅般幽沉的嗓音如電流襲來，教她心頭狠狠地震了下。

她側眼瞪去，難以置信還真的是那個人。「王爺，你怎麼會在這裡？！」這裡是良鳩殿耶！她確定她沒迷路，就在自己的地盤上。

「怎麼，這皇宮裡頭，有哪裡是本王不能去的嗎？」李鳳雛冷哼，闐黯的眸淡淡掃過難以置信的貴妃和李雋，最後落在冉鳳此最最難以置信的臉上，見她一副失去最後屏障，無處可逃的認命表情，不禁放聲大笑。

多日不見，她還是一樣能輕易將他逗得開心，今日特地來找她，可真是對了。

「可是這裡是後宮……」她還在做垂死掙扎。

「那又如何？」無視其餘人的目光，他逕自俯在她耳際低喃，「妳忘了妳答應本王，願意當本王的樂子？」

「王爺，我……」

「妳不來找本王，本王自然就會來找妳。」忙碌數日，這才得閒，他要好好調教這看似聰明卻又迷糊得嚇人的丫頭。

「不是我不找王爺，而是我根本不能隨意出後宮啊。」不要以為她真的很喜歡一迷路就迷到外頭去，她也是千百個不願意。

「那麼本王來找妳了，還不快跟上？」話落，他轉身要走。

「攝政王，你踏進後宮要帶冉才人走，這於禮不合吧？」李雋立即將冉鳳此護在身後。

李鳳雛緩緩回頭。「大皇子，你何時見本王的作為合於禮教了？」他掀唇，笑得不可一世。

「確實，王爺向來是個不拘小節之人，但與其要找個小才人耍玩，何不讓本宮設宴款待王爺呢？」貴妃也站出來力挺。

冉鳳此抿了抿嘴，超感動的。

李鳳雛卻僅是似笑非笑地掃一眼擋在她面前的人。「全給本王退下。」他低斥，噙著冷笑的眼隱含殺氣。

「我這就來了。」看出他動了殺意，冉鳳此嘆口氣，自動來到他面前。「王爺，別為難貴妃娘娘和雋兒了。」

幹麼老是說翻臉就翻臉呢？

「哼，妳倒是挺會替別人著想。」瞧她不著痕跡地擋在李雋面前，他心裡莫名不快。

這是第二次了，真教人不悅。

「別人替我想，我當然也替別人想。」這是一定的嘛。

「天真。」他哼道，轉身就走。

冉鳳此不得已地跟在他身後。

見狀，貴妃領著宮女才人離開良鳩殿，站在殿外直瞅著兩人的背影，臉上陰狠得嚇人。

離開良鳩殿時，冉鳳此依依不捨的回頭一瞥，正好對上貴妃很不爽的眼神，才後知後覺發現，攝政王雖然很可怕，但俊俏外貌對那些後宮的寂寞女人卻具有某種慰藉效果。

而她，獨佔了他。

但她也是千百個不願意啊！被拖到集廣殿，被迫同席用膳，面對文武百官的議論紛紛，她就覺得這種獨佔只是讓自己的命更苦而已。

好大膽的攝政王，竟然把她帶到前廷的集廣殿陪侍，他到底把她當什麼了？她是才人，後宮的才人捏！

更過分的是，還不准她吃飯……嗚嗚，眼前珍饈佳餚一堆，她卻動也不能動，只能眼睜睜看著身旁的他大快朵頤，愉快地欣賞宮女跳舞，聽著絲竹歌聲。

不管啦，她也要吃！

趁著李鳳雛偷看宮女舞姿的當頭，她偷偷想要摸隻烤羊肋，但還未得逞，手已經被身旁的人扣住。

「不准吃。」他淡道，黑眸依舊注視著宮女舞姿。

好過分！她用力地扁了扁嘴，卻驀地發現扣在她腕上的掌心竟是一片冰涼。

怎麼會這樣？

進入集廣殿後，他特地差來宮女準備了兩盆火，就擺在她身後，向來怕冷的她都覺得暖和極了，為何他的掌心竟沁著一股冷意？

他的手向來是暖的，就連指尖都像是熨著火，怎麼現在……她緩緩抬眼，定在他微勾笑意的側臉，看起來好像和平常沒兩樣，可是他的手明明透著不尋常的跡象。也許是她的目光太強烈，教他緩緩側過臉，笑睇著她。

那笑意恍若能讓冰雪融盡、春花百開，俊美無儔得教人轉不開眼，但是，她不是第一天認識這個男人，不認為他會在處處透著詭異的當頭，突然露出這種刻意的笑。

這是一種訊息嗎？還是……

未細想出結果，他已然抽開手，冷聲低喝，「給本王滾。」淡淡的，冷到骨子裡的語調，眸底是片淒冷的寒意。

冉鳳此怔愕了下，立即確定了，他確實有問題。

他不會這樣跟她說話的。雖然跟他還談不上很熟，雖然很多人都很怕他，但是，她始終無法將他歸類成大惡人，就憑他救了她，雖然，她也是被他丟進獸圈子去的。

依他救了她這一點，她就可以認定，他不尋常的反應，在在告訴她，他出問題了！沒來由的，她就是這麼確定。於是她更誇張的扁起嘴，軟暖的身子放大膽地朝他身上貼，右手偷偷繞到他背後，撐住他，然後半撒嬌半埋怨地嬌嗔。「王爺，我不依，人家只是喝醉了就要人家滾……不管、不管，人家要你送人家回去。」

李鳳雛垂著眼，心思迅捷在眸底閃過，發覺她看似偎在他身上，實則正使勁撐著他，要扶他起身。

她要帶他去哪？黑眸定在她微顫的手上，再緩緩對上她微懼閃爍的水亮眸子，那水眸像是會說話似的，明明臉上就帶著俗豔的笑，眼睛卻像是在告訴他——快走。

難道……她發現他中毒了？怎麼可能？她怎會發現？

雖說則影人在殿外，但他想要自保還綽綽有餘，根本不需要她幫忙，她留下反倒是個累贅。

可笑的是，她竟想幫他……為什麼？

一句為什麼，問的是她為什麼要這麼做，也問自己，為何因而感到動搖？

「走嘛，王爺——」冉鳳此嬌軟喃著，使勁地欲扶起他，卻發現他根本就不動如山。

現在是怎樣？他走不動了？該怎麼辦？

那些人會在膳食下毒，肯定是要他的命，現在若不走，也真的是不用走了，怎麼辦？她皺起眉，好氣自己一點用處都沒有。

李鳳雛微使勁將她扯進懷裡，把她貼在心口上，心跳漸漸穩了，靜了，奇異的滋味盤據著，卻一點都不難受，甚至是裹著甜浸著蜜的。

為什麼他會有如此弔詭的感覺？

冉鳳此被他突來的舉動箝制得不能動彈，餘光瞥見宮女已退下，樂官也不見了，對面席上的幾位官員站起，內殿走來兩個人。

不對勁，真的不對勁，難道他沒發現嗎？

「本王道是誰呢，原來是國師和吏部杜尚書。」李鳳雛笑睇著內殿走來的兩個人，姿態慵懶狂放。

就說放眼朝廷，還有誰有膽想除去他，原來是身為當今皇上外公的國師在背後搞鬼，老說他老了病了，不再上朝，原來是在背地裡等待機會，想暗中將他拔除。若不是今晚的他因為冉鳳此而警戒稍減……思及此，他頓了下。他怎會因為她的存在而將所有心思都放在她身上？

「攝政王，莫要怪老夫這麼做，若不將你除掉，皇朝永無寧日。」

「是嗎？」他回神，垂眼笑得戲謔。「本王倒覺得，皇朝若無本王，也許早就滅亡了呢。」

邊防有哪一場戰役他沒參與？哪一場勝仗不是他拿下的？

「皇上正因為有你這小人在旁，今日才會變得昏庸。」國師恨恨地瞪著他，儘管早已髮鬢皆白，說起話來依舊沉若洪鐘。「就連杜尚書的千金，也因為你從中安排，才害得她不得不入宮。」

「老糊塗，那是皇上欽點，可不是本王亂點鴛鴦。」啐，說他是老糊塗還不承認。

「你別以為老夫不知道你在想什麼！」國師使了個眼色，殿門立即湧入不少由皇宮十二衛精挑細選出的精兵，殿門隨即關上。「二十年前，鸞鳳殿主子狸貓換太子，將九皇子給送出宮，當年該徹查的，不該讓那漏網之魚留到現在，成了朝中毒瘤，如今就讓老夫親手來摘掉這顆毒瘤！」

李鳳雛黑眸冷鷺，勾起嗜血冷笑。「原來如此，當年鸞鳳殿的那把火，是你這老混蛋搞的鬼！本王還以為是皇上及其母妃從中作梗呢。」為了讓自己的孫子穩坐龍椅，他竟狠心到這種地步！

被迫窩在他懷裡的冉鳳此瞪大眼，聽著對話，不由得想起除夕那晚，瞥見他在焦土前露出憂傷神情的模樣，難道說……那是被燒成焦土的鸞鳳殿所在位置？而他的母妃在那兒被活活燒死，他正是那個九皇子？！

「不要怪老夫。」狸貓換太子的事，直到現在總算印證。

當年，他以為最受皇上寵愛的鳳才人和九皇子早已死在那把火裡，直到十年前，李鳳雛的出現，他酷似先皇的臉龐、那不凡的氣勢，和這些年盛氣逼人的殘酷除去他身邊重臣後，他才猛然發現，李鳳雛根本就是當年的九皇子！

他被收養在身為外公的前宰相身邊，就等著有朝一日奪回皇位，如今皇上沉溺於女色之中，荒廢朝政，放任他在朝中興風作浪，再這樣下去，皇朝真要滅了。

所以，李鳳雛非死不可！

「那是要怪本王了？」他笑得狂譎冷厲。「怪本王不該生在皇室？怪本王不該取回原該屬於我的皇位？」

血，在他體內狂肆逆衝著，有股快意在血裡暴動，他迫不及待地想享受那股快意，迫不及待地要親手殺了這該死的兇手！

但是，再鳳此在懷裡，教他有所顧忌，怕誤傷了她。

「那不是屬於你的，絕對不會是你的！」國師吼著。「來人啊，把李鳳雛拿下！」李鳳雛將懷裡的女人摟緊，一躍而起，將她置在殿內橫梁上頭。「別怕，本王馬上就將妳帶下來。」

「王爺！」坐在極寬的橫梁上，看著他落到底下，她只有滿腔的擔心。數十名精兵蜂擁而上，他笑得妖詭冷異，運勁將所有毒氣逼出周身的瞬間，氣勁也似浪般朝四面八方襲去，精兵倒落四周，或傷或亡，身形殘缺，血濺殿牆。

「你！」國師面色如土，難以置信。「你明明喝了酒的！」酒菜裡，他添了派人到外族買來的無色無味劇毒，他親眼瞧他喝下的，豈能沒事？「你以為那麼一丁點毒，傷得了本王嗎？」他從小食毒，在他喝了第一口酒時，便知酒中有毒，靜靜運勁把毒氣逼出體外，豈料那傻丫頭竟想幫他……傻丫頭。他哼笑，笑得眉梢淨是噬人快意，看在其餘眾人眼裡，有如索命閻羅。

李鳳雛踢勾起掉落在地的長劍，反手握上，緩步走向幾名向來與他不和的官員和國師。

「李鳳雛，你要做什麼？！」國師趕忙退到最後頭去，拿其他的官員當肉牆。「聽著，本王想殺的只有國師，不想死的，閃遠一點。」他聲輕如魅，沉亮的黑眸跳動著某種難以形容的愉悅。

聞言，官員立即閃邊站，就連託請國師出頭的杜尚書也二話不說地閃到一邊去。

「你們、你們……」國師話未完，長劍已劃過他的右臂，倏地血流如注。「李鳳雛！」他瞪大眼，目露駭懼。

李鳳雛愉悅地哼著歌，像在舞劍般再朝他左臂劃下，現場發出陣陣抽氣，卻無人敢出面制止。

除了他有皇上做靠山以外，還因為他可怕的武藝和殘忍的殺人手段。

「李鳳雛，你顛覆朝綱，你會不得好死！」雙臂皆無的國師大吼著。下一刻，李鳳雛手中快劍刷過他的嘴，割開他的臉，切下他的舌，瞧他痛苦的倒地呻吟，才緩步走到他身旁。「再說呀，本王還想再聽聽呢。」

國師抬眼，咿嗚咿嗚地說不出話，老淚縱橫。

「你疼嗎？痛嗎？你想，是被劍刺穿胸口較痛，還是被活活燒死較痛？」他笑得狂狷，眸色狂亂。「啊，你一定不知道，對不？畢竟，你沒被燒過，無從比較，是不？」

哼著不成曲的歌，李鳳雛起身取了燈油，緩慢而折磨人地往國師身上倒，殘留著半口氣的國師拚命掙扎著。

「你也怕嗎？你也想逃嗎？那麼，你可曾想過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子，被困在宮殿裡，被火舌包圍、吞噬，燒得連灰都找不著，那期間……她會有多痛？！」話到最後，他笑意斂盡，眸露肅殺殺意，一把火丟到國師身上。

只見國師瞬間化為火團，在殿上痛苦掙扎，撞倒了琉璃屏風、玉碗銀杯，可憐他連呼救也沒辦法，只能從喉頭擠出悲鳴哀嚎。

李鳳雛冷眼看著這一幕，唇角笑意漸濃，慢慢擴大，最終揚臉放聲大笑，卻瞥見

坐在橫梁上的冉鳳此嚇得用雙手摀上眼。

摀得好，她確實該摀得緊緊的，因為接下來的畫面，他也不想讓她瞧見。

他身形似魅，冷不防地迴身襲向其他官員，劍起血落，哀嚎聲四起，一刻鐘前還極盡奢華的集廣殿，一刻鐘之後已成人間煉獄。

「王爺，你說了不殺我們的！」有人邊逃邊喊。

「本王忘了。」他笑得萬般愉快，俊顏扭曲猙獰。

疾速，劍過，人亡。

他殺紅了眼，好似惡鬼般享受著殺人的麻慄快意，淒厲哀嚎聽在他耳裡，有如最悠揚的天籟，滿殿血腥味就是最醇厚的酒香，他醉在這片血流成河的地獄裡。

「王爺！不要殺了、不要再殺了！」坐在橫梁上的冉鳳此再也忍遏不住地吼著，聲淚俱下，害怕到快要發狂。

她渾身發顫，像是快要歇斯底里，看著底下他的惡行，心裡涼透，頭暈了下，纖弱身子朝下墜落。

李鳳雛不理，像是貓捉老鼠地逗弄著最後一個官員。聽到古怪聲響，回頭，長劍一丟，迅如閃電地奔上前，將差點落地的小女人抱在懷裡。

他尚沉迷在殺人的快意中，但是身體卻自動將她緊攬在懷，安撫著陡生的不安和突然消失的恐懼。

「王爺，得饒人處且饒人……」冉鳳此淚眼請求，眼一閉，昏了過去。

垂眼看著她淚水橫陳的粉頰，再抬眼睜向早已軟腳不能動的杜尚書，李鳳雛閉了閉眼，面無表情地抱著人往殿口走。

殿外，則影替他開了門，想接過他懷裡的人，卻被他錯身拒絕。

看著淚流滿面的她，他的心微微的酸、微微的澀，教他好困惑。